

李塉文集

上

◎ [清]李塉 / 著

◎ 邓子平 / 陈山榜 / 点校

河北人民出版社

李塉文集

上

◎ [清]李塉 / 著

◎ 邓子平 陈山榜 / 点校

二〇一〇年度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资助项目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塹文集/(清) 李塹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202 - 05922 - 7

I. ①李… II. 李… III. ①颜李学派 - 文集 IV. ①B29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4993 号

书 名 李塹文集

著 者 [清]李塹

点 校 邓子平 陈山榜

责任编辑 李世琦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装帧设计  BOOK DESIGN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74 000

印 张 29.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02 - 05922 - 7/B · 203

定 价 78.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李塏像 (1659~1733)

日之諺。吾之病忘也。庶幾瘳乎。若以為欲醫吾
人之忘。則余稚弱何人。固不敢妄效魯生。致華
子搽戈而起也。但幸有願觀者。吾當孰是以
往。又不敢曰密傳禁方。不以告人矣。

劉保隨

康熙癸亥夏日。錄吾後學李塏識。

先生時年二十五歲

序 言

李保平

谈及天地间的杰作，人们常常用“鬼斧神工”四个字来形容，而浏览人类思想史，也很容易生发同样的惊叹。记得当代思想巨匠、现已作古的季羨林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讲过：在人类思想史上，有些思想大家如同大自然的泰山、黄山、喜马拉雅山、长江、黄河、亚马孙河一样，是永远也无法超越的。这些永远也无法超越的思想伟人，疏落有致地呈现在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度里，犹如天空中的星辰般弥足珍贵。清初的著名思想家李塨，就是其中的一位。

李塨其人是他和他的老师颜元紧密联系的。“颜李学派”把他们师徒二人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时也把他们的大名永远地镌刻在了中国思想史的丰碑上，构成了一座高耸入云的人文景观，令世人往来观赏，一步三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李塨和他的老师颜元都是河北保定人。颜元是博野人，李塨是蠡县人。生活于清初的颜元、李塨，除具有以往读书人的勤勉之外，更具有了一份当时读书人所不具备的独立思考精神。他们并非像王夫之、顾炎武一样，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拒绝与清朝当局合作，进而醉心学问，成为一代宗师。这师徒二人主要是出于对自

宋明以降长期盛行且已成教条和痼疾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极度厌恶和反感，而站出来与之分庭抗礼，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即颜李学派。与程朱理学过分强调读书、把四书五经乃至朱子自己的书籍看作必读经典不同，颜元和李塉鄙视皓首穷经，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强调躬行、践履；反对气外有理、理在事先，主张理气一元、理在事中；反对盲目迷信，主张独立思考，坚持倡导“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在程朱陆王盛行多年、积弊深重的情形之下，颜李学派的兴起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因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颜李学派既是颜元和李塉两个人的思想集成，更是时代精神的结晶。

作为颜元最为器重的弟子，李塉在学有所成之后，没有像他的老师一样终老乡间，而是游走于大江南北，广泛结交社会文化名流，与达官显宦也多有往来——李塉的这些做法，与老师颜元的主张不同，却有些像是遵从了朱熹的教导——尽管如此，经过李塉的不懈努力，终于将颜李之学传播开来，使之由起初不大为人们所了解而成为朝野共同关注的一大学派。如果说颜元是该学派的创立者，那么，李塉就是无可争议地推动该学派走出保定一隅之地并迅速发扬光大的传播者。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颜李学派有过一个短暂的显赫时期。当时朝野上下，不论是为了打倒孔家店，还是为了保护孔家店，无不借重颜元、李塉和他们的学说。做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后来成立四存学会，刊行颜李著作，极力鼓吹颜李之学，借以抵制新文化运动；而国学大师梁启超、胡适之、钱穆等人则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对颜元、李塉其人、其学作了一定的介绍研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所有这一切，对于扩大颜李学派的影响，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颜李学派和许多传统学派一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变成了一个印象模糊的名

词。即使是上世纪后期一些从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对李塨其人、其学、其思想建树，所知也十分有限。

由于李塨出自颜元门下，在主要学术见解上与颜元相一致，学生和思想传播者的特定身份影响和制约了人们的视野，故尔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颜李学派时总是将颜、李并提，并将李塨和颜元放到一起，作为颜元思想的附和者在评述中一带而过。这样一来，世人对颜元其人、其事、其学的关注和了解，明显地要多于李塨，李塨本人的学术建树、政治见解、与乃师颜元的异同等等，则多被人们所忽略。随便查一下有关颜李研究的学术论著，这个印象便会进一步加深。迄今为止，在本来就是一个冷门的颜李学派研究中，相对于颜元研究，有关李塨的研究更为不足。这固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远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明白。

李塨的著述虽然比较集中，但涉猎面极广，加之语言艰深，研究起来困难重重。从出版的角度来看，上世纪四十年代四存学会编纂出版过《颜李丛书》，收李塨著作二十八种；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据商务印书馆旧版曾先后两次影印出版过十余种。除此而外，迄今为止，仅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颜李学派文库》中，收集了李塨的主要著作及相关研究文字。像李塨这样的一位思想大家，按说无论如何也应该出版文集或全集的，但不可思议的是至今未见问世。李塨著作出版方面的不足，诚然是李塨研究不足的反映，同时反过来削弱或者说迟滞了学术界的李塨研究。这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一定版本的出版物作支撑，学者连李塨的著作都看不到，怎么谈得上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呢？

令人欣慰的是，曾主编《颜李学派文库》的陈山榜、邓子平先生，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穷数年之力，苦心搜求、认真整理李塨的著作，完成了近百万字的《李塨文集》的点校工作。邓子平先生退休前，长期在河北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曾担任河

北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作为一位资深的出版家，在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的帮助、鼓励下，退休以后能静下心来，做这件在时人看来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实属难能可贵。

盛世修史，自古皆然。改革开放以来，古籍的整理出版正以前所未见的速度阔步向前，取得的成绩令人欣慰。但与此同时，也不能不慨叹于目前出版界、学术界的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对于时下的出版物，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有相当一些出版人包括其当家人，心中所思所想的并非是他们口头上所喊的文化遗产的责任和使命，而是魏晋时期有见知的名人们便不屑一顾的“阿堵物”。正是在这种多少扭曲变形的心态下，像李埏文集、全集这样思想性极强、学术价值极高的古代典籍才很少有人问津。因此，就出现了一个看似畸形却不难理解的怪现象：我国每年出版的出版物在数量上堪称世界出版大国，但真正有价值、学术含量高的出版物却很少，而古籍出版的比重更是少得可怜。

“百尺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出版的繁荣、文化的繁荣、思想的繁荣有待打造坚实雄厚的基础，决非是一些表面的热闹所能奏效。要想真正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出版繁荣、文化繁荣、思想繁荣，就必须有人甘于做基础性的工作，甘于热屁股冷板凳、在丰富的古代典籍中徜徉，甘于不迎合、不媚俗，加大投入，多编辑、出版一些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冷门书。目前国家正在以空前宏大的气魄推进文化发展战略，倘若我理解得不错，那么，类似《李埏文集》的出版，就是在为我们的文化建设修桥铺路，增砖添瓦。

我和邓子平是多年的朋友，承蒙他的抬爱，让我这个昔年哲学系的学生为该书写个序言，本欲婉拒，又值心中若干想法呼之欲出，不吐不快，故而不揣冒昧，写了这些文字。

现在,《李塉文集》即将出版,欣闻《李塉全集》也已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出版规划项目,真是可喜可贺。在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的不断努力下,许多极有价值的古代典籍必将以新的适合今人阅读的形式相继问世。至于这些典籍问世后是否立即会出现相应的研究热潮,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求耕耘,不问收获。”似乎应当成为我们的一个宗旨,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耕耘,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有的文化效应总会来临的。

先哲说过:历史喜欢作弄人。回眸颜元、李塉其人、其学、其书,悠然悟出了历史老人对这两位大师的“作弄”:读了几十年书尔后,毅然提出了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坚持反对著述的颜李学派,不仅留下了宝贵的著述,而且有待今人进一步发掘整理出版研究。从这个视角来看,李塉和他的老师颜元所留给人们的,与其说是博大精深的文章著述,不如说是大无畏的批判精神。因此,如同当年颜元和李塉切中时弊、反对宋明以降的陈腐学风一样,今人也需要以批判的眼光来学习、研究颜元和李塉的著作,乃至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各样的著作。

是为序。

2011年5月1日

前言

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动荡最为剧烈的年代，也是中国思想学术极其繁荣的年代。此时此际，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燕赵一穷乡僻壤，屹然崛起两位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齐名的思想巨人、学术泰斗。其一是博野的颜元，其一是蠡县的李塈。他们师徒二人力倡周孔正学，猛批宋明理学，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共同创立了闻名于当时、影响于后世的颜李学派。此乃清代思想学术发展史上的一大奇事与幸事，更是其诞生之地河北莫大的光荣与骄傲。

李塈其人

李塈，字刚主，号恕谷，直隶（今河北）蠡县西曹家蓐（今西曹佐）人。生于顺治十六年（1659），卒于雍正十一年（1733），享年七十有五。清初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著名的颜李学派的创立者、传播者。

一、受传统儒学教育、确立人生目标时期（出生至二十一岁）

李塈出生于书香门第，是家中的长子。其祖上靠务农致富，但是到李塈出生时，清廷圈田令下，李家的田地乃至房屋尽被旗

人圈占，从此家道中落，陷入窘境。其父李明性是明末秀才，学宗孔孟，主敬循礼，内方外和，笃志潜修，尤以孝悌著称乡里，学者尊称孝悌先生。就连年轻气盛、颇为自负的颜元也十分钦佩李明性的学行，曾以师道父道事之。早在李塨四岁时，父亲便授之古诗及《孝经》、《内则》、《少仪》，祖父李彩教之弯弓射箭，希望他将来能文能武。八岁入小学，其父更其乳名四友曰塨——“恭欲其谦，土欲其实也。”（冯辰、刘调赞《李恕谷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卷一）为不致因谦实而流于葑蕀懦弱，又字之曰刚主。父亲又教他学幼仪，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朱注，并课以经世之务。李塨十一岁学作文，即文从字顺，崭露头角。十五岁娶同邑生员王蕴奇女，遂与妻兄王法乾论学。法乾尝对颜元说：“吾近狷，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同上）十九岁进县学生员第一名。按当时规定，科考一等，当补廪为庠生，因时有陈规陋习，补廪需贿赂书办，故辞而不补。《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之曾祖父、学院吴国对深喜先生文章，将之开雕问世。二十一岁时，与友人同访颜元，大为折服，毅然改从颜元习六艺之学。

这一时期的李塨，受到了良好的传统儒学教育。他除恪守庭训，敦孝悌、主忠信、笃诚实、严取与、重廉耻、循礼义之外，还有两点特别值得称述：一是养成了好学善问的良好习惯：“吾少年读书，强记四五过，始成诵，比时同学者多如此。而予迨后阅书几万卷者，好故也。故学只在好，不在质高。”（《年谱》卷一）“人知学之美，而不知问之益。海内贤哲穷年所学者，吾一问而得之，其益岂不大哉！”（同上）二是明确了治学方向，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青少年时期的李塨“颇负狂志，欲起而驰驱天下，建功立业。即万一蹉跎，亦必讲学明道，大声疾呼以觉斯人”（《恕谷后集》卷五《与温载湄书》）。李塨幼承庭训，尊崇孔孟，

重视“六艺经济”，颇负经世之志。二十一岁那年，他与友人李毅武同访颜元，听颜元讲尧、舜、周、孔之正学，“深以习斋学习六艺为是，遂却八比，专正学。”（《年谱》卷一）这就是说，自此之后，李塉确立了师从颜元，专心学习颜元倡导的躬行实践、经世致用、利济苍生之实学的人生目标。事实证明，李塉治学方向的转变，人生目标的确立，对其后事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广泛问学、笃志潜修、传播颜学时期（二十二至五十四岁）

为了“习礼乐射御书数以致用”（《年谱》卷一），李塉除坚持向颜元学礼、商榷学术治道、相互规过劝善外，还不辞辛苦，频频出游，先后学数于刘见田，学琴于冯颖明、张而素，学射御于赵思光、郭金城、汪若纪、蔡麟，学书于王五公、彭通，学天文于姚苏门，学水火于杨静甫，学历数于冯敬南、孔兴泰，学西洋三角算法于吴子淳，等等。年近不惑，见乐无传，又入浙江杭州，拜毛奇龄为师，从其学乐，并受其经学。毛奇龄非常器重李塉，对他音乐方面的才能更是赞誉有加。有一次，毛奇龄收到李塉寄来的《乐律》，不禁为之一惊，连声称赞：“大奇大妙，不谓通人之学，能推广未备，发摅尽变至此……真盖世豪杰也。”（《年谱》卷三）李塉曾亲订习六艺日功，并经常与师友考辨论学，尤留心古今成败经济之大端，“谓世儒躐讲性天，非孔子不可得闻之教法也。且礼乐兵农，圣门经世之撰皆废失，何以学成致用？乃易静坐入定以习恭，内而敬直，外而九容交摄。读书犹汉唐训诂遗习，惟择经史有用书读之，馀不尽究，以蹈玩物丧志也。”（《恕谷后集》卷十三《李子恕公墓志》）

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二十二岁的李塉在力田兼习医、卖药的同时，开始设馆授徒，并仿照颜元“习斋教条”，亲订学规二十一条，对教学内容、教育方法以及学生在校内外的行为规范，都作

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了学生对六艺的学习，认为六艺是“圣学之正务”。二十七岁那年，李塉两赴京城，相继受聘于申佐领、郭金汤家塾，始交社会名流，传扬颜元之学。三十岁时，李塉忽“思仁道大，求之惟恕”，见“曹家叢村中，一路甚深似谷，长而通似恕，乃自号恕谷”，用以勉励自己重光孔孟正学。（《年谱》卷二）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十一岁的李塉谨遵父亲的临终嘱咐，以《寥忘编》、《恕谷集》二书为贄，至习斋正式拜颜元为师，成为颜元的学术传人。翌年，李塉赴京乡试，考中举人。他深感时文害世，后来虽数应乡试，但主要是为了交友论学。康熙三十四年，李塉应友人郭金汤之聘，作幕浙江桐乡，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游幕生涯。康熙五十一年，朝廷明谕朱熹配享孔庙，奉程朱理学为国学，李塉眼见自己倡明圣道的理想和抱负化为泡影，只好谢绝世务，潜心于著述授徒。

这一时期的李塉，可谓如日中天，堪称其一生中的黄金时期。其所作所为，多有可称可道、可圈可点者，现仅从两个方面略加陈述，以见一斑：

（一）立《日谱》以自考

自康熙十九年（1680）起，二十二岁的李塉佩服习斋改过迁善之勇，效习斋立《日谱》自考身心言行得失，直至终老。他做《日谱凡例》，明确考纠内容；纂《讼过则例》，分列过失之种类；凡多言、过忿、有贪利心、有求名心、有怠心、有作伪心，均以不同符号标出，以示警戒；书《日课》于墙壁，从十几个方面规范自己的立坐言行，并于每月《日谱》下，书“小心翼翼”以自课。他定期与颜元、刘焕章、王法乾会学，互质《日谱》，规过劝善，互无回护，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且随后详录于《日谱》，毫不文过饰非。

李塉在《日谱》中自勘甚严，且涉及身心的方方面面。现从

其《年谱》中选录数则，以飨读者。

一日困卧，旋悔恨不已，限自己昧爽即起，更定乃寝。

思廉讷不及李穀武；宽大不及张函翁；春风满座，经济卷怀，不及王五公；雄心浩气，百折不回，庄敬端肃，老而愈励，不及颜先生。愧哉！

耻向者改过不力，大书壁曰：“堪，汝改过不力者，天其刑汝！”（以上三则见《年谱》卷一）

自勘向者之过，未尝不为善，而非肫肫然为之也；未尝不去恶，而非切切然去之也；未尝不立达人，而非仁心无间也；未尝不容人，而心尚有褊也；亦讳人恶，而口尚有雌黄也，目不端也，言不谨也；不敢苟取，而饮食小节不及检也。愧甚愧甚。

思言人过，不奖借人，高亢，躁，己之四病；不能循循善诱，量不宏，己之两短。病宜去，短宜勉之。

省过细行不矜，一也；不严屋漏，二也；胸中时有浮薄之念，三也。不速改，则为败德多矣。悚然夜不能寐。（以上三则见《年谱》卷二）

思身为天下万世之身者，不以目前得失动其心。

自勘有微叹而不觉者，其怨尤之未泯乎？可耻也。

自勘猖獗狂亢，己之大病，事不立，人不亲，皆以此。不力改，则废才终身矣。（以上三则见《年谱》卷三）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孰能无短，过而能改，短而能补，善莫大焉。李堪以立《日谱》自考的方式，逐日逐时严格考查自己的身心言行得失，改过迁善，取长补短，从而使自己的德业、才能、学养、识见、气度、境界等得以不断地进步。这也是李堪人生成功之一大关键，颇值得后人学习、仿效。

(二) 继承、传播颜元之学

众所周知，颜元本是一卓然特立、闾然自修的乡间贫儒，平时足不出里闾，又不喜与人交往，故其力倡的与程朱陆王静坐诵讲、存心养性之虚学截然相反的周孔“六府”（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六德、六行、六艺）、“四教”（礼、乐、兵、农）之实学，外界知之者甚少，影响也极其有限。李塉改从颜元习六艺不久，颜元郑重地对他说：“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入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尚忍膜外？”李塉闻之泣下，下定决心传扬颜元之学：“咫尺习斋，天成我也，不传其学，是自弃弃天矣。”（《年谱》卷一）自此之后，李塉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把继承、传播颜学当作自己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且终生矢志不渝，至死方休。

在程朱之学独尊、八股取士风行的封建社会里，要想继承、传播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为宗旨的颜元之学，谈何容易。这正如徐世昌在《大清畿辅先哲传》卷十六《李塉传》中所指出的那样：“程朱之说，沿数百年，已深入人心，牢固而不可拔，陆王稍与不合，动辄訾为异端。颜元乃以乡曲老生，崛起而与之抗。藉程朱以哗众取宠、为名高而实在富贵利达者，所至皆是，夫又孰肯降以相从者？”就连对颜学知之甚深、与李塉平时相交甚厚的方苞，也以“但伸己说，不必辨程朱”相劝。李塉谙达人情，洞明世事，当然深知其中的艰难险阻：“论学直宗周孔，以待来者，将世所传程朱陆王之歧途，欲从而改正焉。世人闻之，大惊小怪，恐非绵力所能撑撑。”（《年谱》卷三）但是，为了弘扬圣道，利济天下，李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毅然决然地担负起抨击理学、传播颜学之重任。

为广泛传播颜元之学，迅速扩大颜元之学的影响，李塉栉风

沐雨，北上京师，南下江浙，中走河南，西历关中，可谓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李塉中举之后，数次入京访友问学，并相继受聘于左都御史郭金城、通政吴涵家塾，教其子侄从学六艺。吴涵十分佩服李塉的学行，与吏部侍郎徐秉义慨捐清俸，为之刊行《大学辨业》、《圣经学规纂》、《论学》等学术著作。二人还在上朝时，经常称颂李塉：“今有李恕谷者，学山文海，源源本本，不世之人也。”（《年谱》卷二）顿使李塉声名大噪，一时遍传京华。名公巨卿，如大学士王掞，尚书王士禛，侍郎许三礼，司空许时庵，太史窦克勤、冉永光，御史于名世、郭金城，太常孙子未，抚军李质君，以及吴涵、徐秉义等；学界耆英硕彦，如时负重名而以布衣身份参与《明史》编撰的万斯同、桐城派领袖方苞、大兴名士王源、《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等，无不频频与之往来，或造寓拜访问学，或盛饌招筵论道，或邀请参与讲会。借此机会，李塉总是孜孜不倦，侃侃而谈，极力宣扬颜元之学，使颜元之学渐闻于京师。有始不以为然，终抵掌称是者。如万斯同读了李塉的《大学辨业》，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对他说：“先生负圣学正传……今得见先生，乃知圣道自有正涂也。”又欣然命笔，为《大学辨业》作序曰：“予读之，击节称是，且叹其得古人失传之旨，而卓识深诣，为不可及也。”（《年谱》卷三）有一洗诗文旧学，私淑颜元，改习六艺之学者。如御史郭金城，原以诗文著称于时，闻李塉“言颜习斋先生学，尽弃之，讲求天文、地理、政、刑、书、数、射、御诸学”（《恕谷后集》卷六《郭御史传》）。更有推重颜李学行，直接受业于颜元门下者。如当时年近花甲、文名颇著且自视甚高的王源，就是因为听李塉宣讲颜元之学，而师从于颜元的，成为颜李学派继李塉之后的又一核心人物，为颜李之学渐播海内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当然亦有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者，方苞便是其中